

抹
不
掉
的
记
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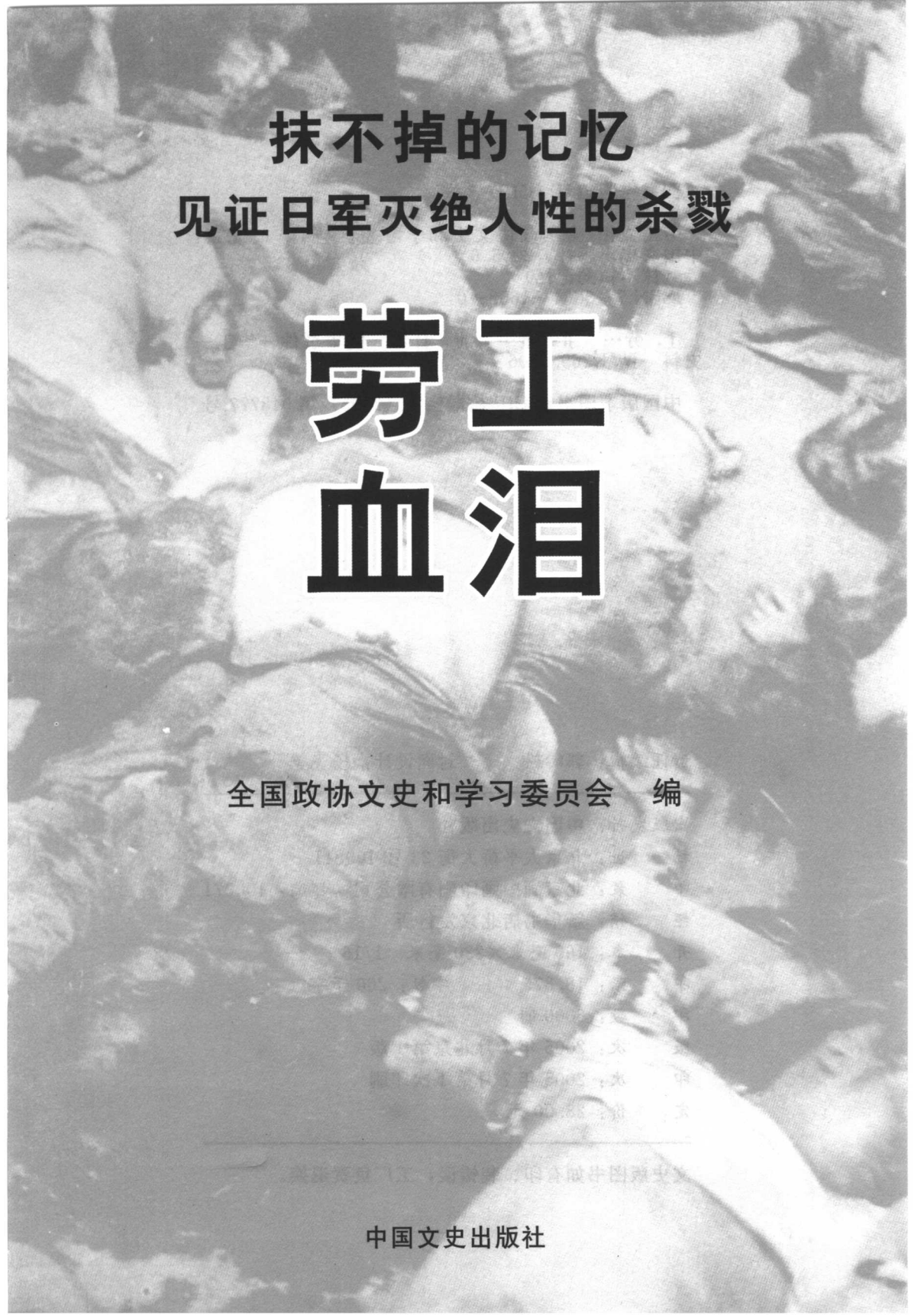
见
证
日
军
灭
绝
人
性
的
杀
戮

劳工血泪

LAOGONGXUELEI

血泪写就的文字
历史深处的记忆
呼唤人类的正义与良知

中国文史出版社



抹不掉的记忆
见证日军灭绝人性的杀戮

劳工 血泪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劳工血泪/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6
(抹不掉的记忆)
ISBN 7-5034-1658-0

I. 劳… II. 全… III. 日本—侵华事件—华工—
史料 IV. K265. 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8777 号

责任编辑: 郭岭松 封面设计: 杨飞羊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装: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10007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160 毫米×230 毫米 1/16

印 张: 18.875 字数: 260 千字

印 数: 6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M U L U

目录

劳工血泪



·日本军事设施下的冤魂·

海拉尔日伪地下工事见闻 1

1934年春，日军开始修建海拉尔地下军事工程，一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其间蕴藏了多少秘密，连一些日本战犯也无法说清。日本法西斯为了保密起见，杀害了修筑工事的数万名中国劳工。张玉甫是惟一的幸存者。

虎林伪满劳工初记 11

虎头地下要塞工程十分之九挖通，日军将劳工骗到洼地设酒宴进行“慰劳”。一个劳工见势不妙当即逃离，其余的也跟着向外跑去。就在这时，埋伏在四周高地的重机枪响了……





侵华日军第 731 部队里的劳工 21

奇怪的一幕：日本人拿着供品到劳工墓地进行祭奠。是这些禽兽发了善心吗？原来在日本军官宿舍附近经常发出奇怪的响声……有的劳工在临死前大骂日本强盗，要到“阴曹地府”去向他们讨还血债。东瀛来的矮子们，在鬼神面前胆战心惊了。

在铁岭修军用工程的劳工 35

许多劳工都得了“稀屎痨病”，日本人不给治疗，每天都有一二十人死亡。死一个，给一桶煤油、两根木头，由伙伴抬到山上火化。

·富士山下的魔窟·



九死一生：我的劳工生涯 38

饿极了我们只好自己找东西吃。一天我到工地干活时发现沟里有一条蛇，便一铁锹铲死，拿起来吃掉了……

我被骗到日本做劳工 47

从青岛上船，在海上走了七天七夜，到达日本长崎。下船后，在码头上先让我们脱光衣服，由日本妇女向我们身上喷洒药水……

蒙汉劳工在日本 51

有的劳工实在病得不行，或是得了传染病，经日本管理劳工当局详细检查诊断后，才允许回国。说是“回国”，其实不知道给弄到哪里去了。我们劳工队中，就有三四个人因病被提前送“回国”，至今下落不明。

我被抓当劳工的悲惨遭遇 57

刘玉华饭量大，饥饿难耐，早晨就把中午的窝头吃掉了，被日本监工发现后，遭到一阵毒打。后来他为了下次将窝头吃掉，想了一个办法，用木头削了两个“窝头”，应付敌人的检查。

我到日本当劳工 63

日本隆川四外环山和各角落回响起腔调不太协调，但吼声震天的中国国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歌)，国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也随之冉冉升起。

“穴居野人”刘连仁的悲惨命运 89

在日本山上过了13个寒冷的冬天之后，有一次我到河边照照自己，只见那影子蓬头散发，二三尺长的头发跟乱草一样堆在头上和肩上，胡子长长地纠在一起，身上穿一件捡来的日本女人和服。





抗日被俘做劳工 95

我先骂日本鬼子，后骂汉奸。当时鬼子特务一声不吭，下午住队日本警察开了监门向我走来。我抄起身边仅有的破尿罐，朝那个警察的头上扣去。

中秋节那天被抓走 106

从北平一起走的 124 位劳工中，只回来了八十几位，其中九人双目失明，一只眼失明者无数。

日军铁蹄下中国劳工的遭遇 112

轻病号不给治疗，重病号被扒掉衣服，和死人放在一起光着身子等死。

·血泪控诉·



给日军当劳工的苦难岁月 118

每天早晨 5 点就要起床，劳工稍一迟缓，监工上来就是两镐把。有个难友被打了两下，仍没有起来，上去一扒拉，人早死多时了。

出劳工刚回家又被抓走 122

绰号叫“五七十子”的劳工逃跑未成功，被抓

了回来，日本兵把他倒吊在房梁上，推着他往墙上撞，活活把脑袋撞碎了。

“勤劳奉仕”六个月 126

经过一两个月的饥饿与折磨，光我们哈拉沟死人的骨灰盒就有两大排，临走时 240 人就死了 80 多人。

出劳工给我留下了终生痛苦 131

炼尸场在一个庙的附近，劳工的脑骨一堆一堆，像葫芦头子似的，看了真叫人心酸。

全家出劳工 135

我那在半路上被砸坏了腿的女儿一直不能动，又没有医生，20 天后就死了。两个多月后，四个月大的儿子也因抽风病死掉了。

马拉活人 139

日本人将两名劳工拴在大洋马上。大洋马长嘶一声，飞奔而跑，两名劳工在碎石满地的飞机场地上，被折磨得血肉模糊，活活拖死。

穿水泥袋的“纸人” 142

几步外跪着三个穿水泥袋的纸人，满面污垢，



头发胡子连成片，除了两只眼睛外，全身几乎都是黑色……他们是山里逃出来的劳工。



死里逃生的马铁脖子 149

日本兵的屠刀砍来时，头上的毡帽给搪了一下，只砍断了他的大脖筋，颈动脉却没有伤着……因伤口太深不好治，已经溃烂化脓生蛆了。

电网工人的回忆 153

逃跑的劳工，被警备队当场砍死一名，另一个脑瓜儿被砍掉一半，抬到电网里还“呼噜，呼噜”直喘粗气。



被剃掉眉毛的劳工 159

一块一尺多厚、五米见方的大石头脱落下来，把日本矿长远藤压在了下面。刘景清说：“伙计们，来吧，慢慢的弄……”远藤死后发现，他身上并没有致命伤，只是脸部青紫，如果抢救及时，是不至于憋死的。

日伪统治时期的七道沟铁矿 185

招工头说：吃的是大米白面，住的是洋楼，一天挣两块钱，六个月就能发财回家。可到了七道沟



后，我们才知道是进了人间地狱。

一个被征劳工的自述 200

这里养着许多日本军犬，每条狗每天吃三顿大米饭，菜里有一半是肉，洗一次澡；而劳工们每顿吃的是三两左右高粱米加黄豆做成的饭，喝一小碗菜汤。

在乌奴耳的劳工生活 207

大多数的工作是抬石头，从取石地点到工段有200多米，每两人一次要抬100公斤。

日伪统治下苦难的丰满劳工 211

劳工们没有衣服穿，就把被子披在身上，被子破了就披麻袋，后来又披草袋子。1939年以后，连草袋子也没有了，劳工们就到处找水泥袋子纸，把纸揉软了往身上套。

·铁血英魂·

用树枝写在雪地上的反日标语 223

1944年冬天，七道沟铁矿附近的雪地上，出现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令日本鬼子惊慌

失措。

日本诱抓劳工到茨城采铜回忆 226

反饥饿斗争失败后，王树德到伙房拿了一把菜刀，要去和日本监工拼个你死我活。

把鬼子当猪杀 230

鬼子傻乎乎地站在猪栏旁边看猪，突然之间被扳倒，杀死在猪栏里。

青岛劳工的反抗 234

遭到开枪镇压后，劳工们不计生死，奋勇夺枪，终于砸开了训练所的大门……

中国人，死不了总要回国去 239

大队长说：要死，我们大家就死在一起，要有一起死的勇气。记住，我们是中国人，死不了总要回国的。

花冈暴动：

日本劳工中的国共统一战线 251

在日劳工中的国共两党精英，携起手来，组织

策划了这次抗日反暴壮举。他们的目标是夺得船只漂流海上寻道回国，万一失手就与敌决战，为国尽忠。

石门南兵营内幕 265

这里实际上是日本人的俘虏集中营。关押华北各地的俘虏，能容纳万人以上。国共两党先后在俘虏中组织了五次暴动。



我所知道的南兵营 278

日本人派特务混进战俘中，刺探战俘的思想，只要流露出反抗之意，很快就被处决。行刑时一般不用枪决而是用战刀砍死。

南兵营“石门劳工教习所”概况 281

新送来的俘虏有传染病或者经医生检查不能当劳动者，就以石炭酸注射致死。

日本军事设施下的冤魂

1934年春，日军开始修建海拉尔地下军事工程，一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其间蕴藏了多少秘密，连一些日本战犯也无法说清。日本法西斯为了保密起见，杀害了修筑工事的数万名中国劳工。张玉甫是唯一的幸存者。

海拉尔日伪 地下工事见闻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在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市修筑地下工事所发生的暴行，完全可以与“南京大屠杀”，“大同万人坑”这些震惊中外的惨案相提并论。但它还很少为后人所知，因为这座费时十载、用中国劳工的血肉之躯筑成的地下要塞，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谜，它的规模、设施，它所投入的总劳力以及施工情况等等，一直被日伪严密封锁着，查遍日伪留下来的档案找不到任何记载，理所应有的图纸资料杳无踪迹，始终没有翔实完整的资料来弄清它的全部真相。一次偶然的机，我结识了海拉尔市的几位当地领导干部，获悉了一些线索。我们一行三人随即在海市进行了近一月的追踪采访，才对这一庞大的地下军事工程的起始年代、准确的地理位置、大致规模以及劳工的悲惨遭遇等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现记叙如下：

自幼生长在海拉尔、时任市外办副主任的赵华同志介绍说：“我



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去钻敖包山的山洞(即地下工事)。那时地下工事还没有遭到大的破坏,坍塌处多是洞口式通气孔,十字路口均设有碉堡。

敖包山底下有许多天然溶洞,其中一个洞很大,内有排列整齐的锅灶,灶台上还散落着干瘪的大米饭粒。最高点有四五米,容纳200人不成问题,像是个大食堂。从这个大洞我们找了个更宽的洞口往里爬,又钻了三个多小时,发现洞里有水,其水清澈,像是泉水。又走了一段,还可以听到淙淙的流水声,地面有水迹。我们推测,好像当时正在穿过伊敏河底。坑道又能与另一山相通。朝另外一个方向钻时,我们曾发现一条往上的阶梯。大伙儿上去一看,是个单独的小楼。楼上有几平方米大小,有气眼通风,不知道干啥用的。

在另一间屋里我们看到几个靠墙边坐着的死尸,这是日寇投降时,自杀的日本士兵,因为时过数十年,皮肤都成黑色的了。胆大的孩子用棍子挑鬼子身上的衣服,一挑就成了一块块碎布。

不少洞口都有翻板坑,越是大洞越有这种坑,在进洞处有一个一米见方的井坑,就是过去修的翻板坑。我们进去时有的坑已被塌方土埋平了。听老人讲,过去坑中竖着尖木桩之类的东西,不知道内情的人,一脚踩上坑板就会翻到坑中被扎死。

日本投降时,到地下工事拣‘洋捞’的人很多,烟酒、罐头、布匹没少拣到。有的人赶着大车往外拉……”

赵华同志的亲身经历,为我们勾画出一个庞大地下工事的轮廓。

我们来到现在负责管理地下工事的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人防办主管这个地下工事的毕科长和孟科长尽其所能介绍了有关情况和资料,并亲自陪同我们登上了海拉尔地下工事的北山和敖包山。我们用两天时间靠着五节电池手电筒的照明,爬遍目前可以进入的所有坑道,并巡视了山头上战争的遗迹以及万人坑。

在参观中,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日本关东军为什么要在此处修筑如此庞大、永久性的地下工程的战略意图。海拉尔市除南部平坦外,三面环山,北山、东山、敖包山。特别是北山、敖包山,环视无阻,俯

瞰市区，尽收眼底，是全市制高点。而西北则是扼守中苏、中蒙边境通道的屏障。以海拉尔为轴心，向西有铁路与苏联接壤的满洲里相通；北上，有中苏边境的通道黑山头；南下，通中蒙边境的阿穆古郎，均有公路可达。三地相距均为 150 公里左右。“诺门罕战争”日军惨败后，关东军更将这里视为咽喉要地苦心经营，作为它入侵和防御苏蒙的前沿基地，而北山、敖包山则是军事布防区。地下工程的中枢就在这里。

地下工事被清理出来的一段在北山，我们在海拉尔市人民防空办公室、驻军代表等有关人员引领下登上北山，战争的痕迹仍历历在目。一座座坍塌的碉堡、淤塞的反坦克壕、交通沟以及错落的掩体依稀可辨。树丛密集的地方正是洞口的隐蔽处(现在发现的四个洞，恰好是个梅花形的对角线，相距整整一公里)。洞口钢筋混凝土的厚度几达一米。沉重的密封门厚约 25 厘米，四周镶以角钢，据说原来还有密封垫。洞口有铁梯或水泥梯与地下相接。进洞后，沿水泥阶梯而下，步 70 多阶(计 13 米)便是四通八达的地下坑道。坑道呈拱形，宽二米、高 1.8 米，全部用钢筋混凝土浇铸而成。尽管时间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墙面仍平滑坚实很少缝隙。当我们用铁器敲击时也只能留下一道浅浅的印痕。坑道地下敷设电缆，壁上安装通讯、照明线路，布局合理，井然有序。行进不久，在一转弯处即有一水质良好的深井，井口直径在一米以上，大约为主要水源。坑道内空气干爽清新，毫无潮湿混浊之感，说明有着良好的通风系统。果然，每行 50 米即有一隐蔽的通风孔道直通山顶。坑道底部两侧沟槽，约 10 厘米，为泄水所用。路中间每隔一段就有一方不盈尺的泄水井，至今井水汪然。据说，无论注入多大流量，水都不会超过地平面。至于注入的水流到哪里去了，井水为什么既不涌出也不泄去，始终保持那样高度，至今仍然不得而知。

坑道两边排列着长 10 米、宽五米、高三四米的房间(个别的稍大)。门旁分别标明“将军室”、“住室”、“弹药”、“医疗”、“饭房”、“物资”、“通讯”、“储电室”等字样以及编号(我们看到的都是三位



数)。交叉路口或转弯处都有小型堡垒，射击台、射击孔、铁门等，极为完善。看来是为了进行坑道战时施行阻击用的。

由于战争以及人为的破坏，我们走了 1000 多米就无法通行。上下左右，坍塌堵塞，难以窥察整个工程全貌。

仅从清理出来的这一段看，设计之完善、建筑之复杂、规模之庞大、施工质量之高，已令人惊诧万分。与我们同行的驻军代表评价道：“这在当年是最高水平的。除了防原子(因当时尚无原子武器)，防毒、防水、防化学都考虑到了。即使在今天，也是一流军事工程。”

其实，北山还不过是个屯兵和后勤的基地，而战斗的阵地却是北面的敖包山。

敖包山与北山相距两公里，中间是海拉尔河和伊敏河的交汇处。地势平坦，水浅岸宽，是从西、北进入市区的必经之路，更是扼守由苏蒙边境进军东北腹地的咽喉。苏联第 36 集团军解放海拉尔时最激烈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由敖包山地下工事发射的炮火，使近千名红军丧生。因此，整个敖包山地上地下工事被战争破坏得也最为严重。

尽管如此，当我们登临其上，仍不能不为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巨大的反坦克壕，纵横交错的交通沟，星罗棋布的火力点布满整个山头。一个个十米方圆的大坑，则是被炮火摧毁的火炮阵地……不难想像当年布防的规模和战事的激烈。

我们找到了一二个洞口，但进洞后走不多远便被一堆堆沉砂碎石所阻拦，只好抱憾而归。

据当地档案记载，20 世纪 50 年代，内蒙古军区曾派出一个勘察小组对地下工事进行过调查，他们访问过许多知情者，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解放初，两个日本战犯供认：海拉尔地下工程从 1934 年春开始修筑，由野村少将指挥，为步兵、炮兵、工兵等部队防守而用。防守阵地的兵力不详。武器、弹药、粮食等集中了很大数量，但其种类和具体数量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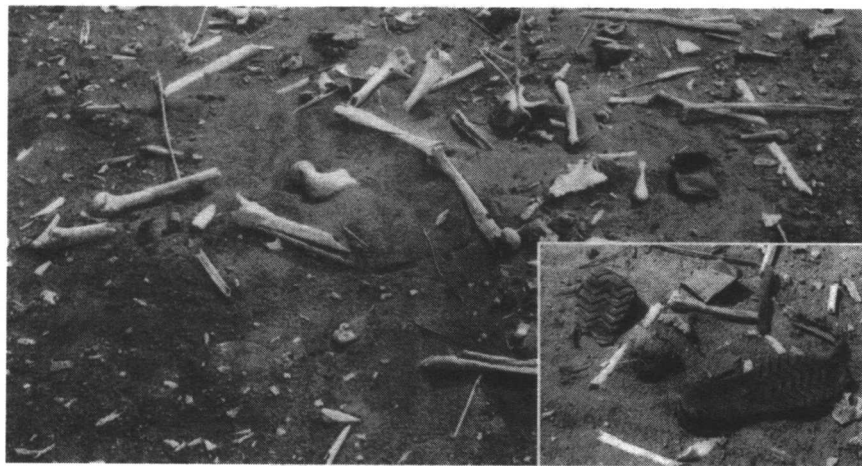
——据海市车站火车司机刘××及解放后一直在此工作的老员工讲，在修海市工事时由火车运来的民工以及钢筋、水泥、粮食、武器、弹药、燃料等物资不计其数。只见运入不见运出。火车每天运转，完全为此项工程服务，天天如此，一直到日寇投降前夕，长达十年之久。

——据车站公安派出所宋所长说，他曾于1984年去过北山地洞，亲自下过三层。他说当时和他一起工作的一个叫亚其莫夫的苏联侨民，曾经下过七层，内有宿舍、仓库等等。

——车站杨股长说，他在1953年与五个人一起由北山一洞口进入工事，走了六七个小时最后从几公里外的“苏侨坟”后松林中的洞口钻了出来……

档案中还有一份内蒙古军区勘察小组所绘制的地下工事的略图(仅是当时能进入的部分)但无法展现全貌。

我们在海拉尔市还请健在的、对此工程了解的老市民座谈，座谈会是在正阳街道办事处举行的。参加者有：李治行、侯玉德、侯因才、张万银、石五等人，都是70岁以上高龄的老人，随后又访问了一位知



1934年6月，日军为修筑海拉尔军事工程从内地抓来或骗来数万名劳工。完工后，大批劳工被枪杀在海拉尔河北岸的沙坑里。图为海拉尔敖包山日军屠杀中国劳工现场死难劳工的遗骨和遗物。